

# 草地牧羊犬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著 小 加 / 插画



中文原创系列

- 汇集当代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各种风格的原创精品
- 短小适读，精彩好看，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



# 草地牧羊犬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小 加 插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地牧羊犬 / 黑鹤 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8

(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

ISBN 978-7-5391-4794-9

I.草... II.黑...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4879号

## 草地牧羊犬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插 画 小 加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9次印刷

印 数 80,001-90,000册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4

字 数 63.3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4794-9

定 价 14.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一、冬天的草地 .....	7
二、母犬 .....	12
三、狼 .....	15
四、阴谋 .....	21
五、离开草原 .....	25
六、狗市 .....	32
七、一路狂奔 .....	38
八、金色福利院 .....	43
九、巨型导盲犬 .....	47
十、归乡路 .....	54
十一、获救 .....	59
十二、我是蒙克 .....	69
十三、新的生活 .....	75
十四、盗羊者和狼群 .....	80
十五、暴风雪 .....	87
十六、传奇 .....	95

十七、伴读生涯 .....	103
十八、等待 .....	112
十九、归宿 .....	119
后 记 .....	124

## 一、冬天的草地

那是草地近十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每天早晨,牧人起来,几乎都是叹息着打开门掀开蒙古包的毡帘,他们很清楚不知道又有多少羊只没有捱过昨夜的酷寒,冻死的羊紧紧地挤在一起,像石头一样坚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牧人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到春天开化的时候剥下羊皮。而幸存下来的羊只会慢慢地繁殖,新生的羊羔长起来之后,羊群又慢慢地壮大了。千百年来草地就是这样,肆虐千里的冰雪横扫大地,有人甚至不相信在这样的寒冬之后还会有生命留存下来,但游牧民族就是这样生存下来了,一代又一代,驱赶着自己的羊群在草原上游荡,寻找最丰美的草场。

小狗就是在那个冬天降生的。

它们在一个冷得可怕的夜晚,突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们的母亲是一头第一次生产的母犬,它不知道怎么面对一阵阵不断袭来的腹痛,但在本能的驱使下,它知道应该寻找一个隐秘而安静的地方。它不安地在营地

里转了很久,终于在草垛里让自己安顿下来。

它几乎刚刚在草垛边卧下,还没有来得及在草垛上扒出一个洞口,第一只小狗已经出生了。

母狗惶恐不安,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些在寒风中蠕动的湿漉漉的小东西,它不安地站起来徘徊着,试图寻找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它甚至试图用爪子抓搔起草和尘土将这些虫子样的古怪东西盖住。但一种本能在驱使着它,那是深藏于它血液中的东西。它要去保护它们。

它卧了下去,保护着这些湿漉漉的小东西。但有些晚了,仅仅是刚才让它们展露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就是最大的错误。在这样的夜里,一碗泼出的水刚刚落地就已经成为冰凌,何况还冒着热气的小狗。母狗站起身时,那短短的醒悟的瞬间,它们那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身体在眨眼之间就结了冰。

母狗卧下,将小狗隐藏在柔软的腹下。但太晚了,它们的身体已经流失了从母体中带来的那点儿热量。

尽管母狗在不断地舔舐着它们身上的冰碴,但有几只小狗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还有一两只奄奄一息的小狗坚强地挣扎着,爬向母犬腹下的最深处,寻找乳头。

第二天,牧场的主人塔拉在草垛里发现了已经生产完的母狗,在它的腹下,是十只已经冻僵的小狗。

当他蹲下来挨个查看这些已经冻硬的小狗时,母狗不安地发出低沉的咆哮。还好,它终于没有因护崽的本





能向自己的主人发动攻击。

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些冻得像冰块一样的小狗之间，有一只小狗是活着的，而且活得很好。当他将这只小狗捧起时，它异常有力地挥舞着四肢。他没有过久地让这只小狗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之中，把它又塞回到母狗的腹下。

这只小狗是银白色的，没有一根杂毛。

塔拉感到有些奇怪，母狗是草地最常见的红棕色牧羊犬，那只公狗它他也见过，是南边另一个牧场一只像熊一样凶猛的黑色牧羊犬。他无论如何想不明白，这两





只狗怎么会生出一只白色的狗来。而那九只已经冻死的小狗,不是黑的就是红棕色。

塔拉清楚,旁边那已经冻僵的小狗必须挪走,否则它们会带走这只活着的小狗身上那仅有的一点儿热量,让这只硕果仅存的小狗也变成冰块。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只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小狗,同时紧张地注视着母狗的表情。

果然,母狗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中的小狗,咆哮着,似乎随时都准备冲过来。他僵住不动,蹲坐在地上。母狗慢慢地站了起来,轻轻地从塔拉的手中叼起僵硬的小狗,放回自己的腹下,然后轻轻地卧了下去,团紧身子趴好,然后用鼻子将一只小狗像树枝一样支出的小爪子推回到自己的腹下。

塔拉毫无办法,悻悻地向蒙古包走去。

女主人其其格正从包里掀帘出来,向草垛那边看了一眼,问塔拉。

“生了?”

“生了。”

“几只?”

“十只。”

“真的不少啊。”

“只剩一只。”塔拉没有好气地说,低头整理着折断的套马杆。

“啊——”其其格惊诧之下随后叹息一声,向草垛走

了过去。

塔拉终于用皮绳固定了套马杆的连接处，抬起头时，看到其其格正将一只死去的小狗拾起来，放在摊开在雪地上的头巾上。而母犬，竟然老老实实在她的身边，静静地看着她做着这一切。

当其其格将九只小狗用头巾包好，站起来向牧场北边的雪洼里走去时，母犬跟着走了两步，但立刻又站住了，回头看看那只藏在草窝里的小狗，小狗正在因为失去母狗的卫护而啼叫，它毫不犹豫地跑回到小狗身边，小心地将它叼起，钻进草垛深处卧了下去。

很快，其其格回来了，抖动着那块头巾。

“埋了？”塔拉头也不抬地问。

“埋雪里了。”其其格想了想，又问，“剩下的那个，取个名字吧，有了名字就能活下来了。”

这种事情，总是由男主人来决定最好，这也冲淡了刚才塔拉些许的尴尬——其其格顺利地将冻死的小狗拿出来埋掉，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塔拉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地平线，冰雪覆盖大地，一直延伸到天际。

“白色的，就叫姆瑟吧。”姆瑟在蒙语中是冰雪的意思。

一会儿，其其格用盆盛着肉粥去喂小狗时，已经叫着这只小狗的名字了。

## 二、母 犬

即使是第一次生育小狗,母犬也知道在本能的驱使下哺育小狗。当感觉到自己的肚腹中开始出现生命的律动时,它就开始准备食物。在厚厚的雪中,埋着一头孢子,那是它独自捕获的。

自从生下小狗之后,每天下午它都会将小狗留在草窝里,独自去那个隐秘的雪坑,扒开积雪,啃食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孢子肉。吃饱之后又用积雪将剩下的孢子埋好,随后回到草窝里让这些冰块在腹中慢慢地融化、消化,化为甘甜的乳汁,哺育自己的小狗。





在牧场上，几乎没有人会刻意地给狗喂别的食物，即使是哺乳期的母犬，最多也就是喂些牛奶。牧民更不会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将幼犬带到温暖的帐篷里。它们在最寒冷的季节降生，度过最初的日子后，有些瘦弱的个体，根本无法抵御这种恶劣的气候，只有最强悍的幼犬可以存活下来。在千里草原，它们将面对冰雪、酷暑、野兽，保护营地和畜群，成长为凶猛的牧羊犬。



小狗姆瑟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

春天,姆瑟已经是一头标准的牧羊犬了,身上的乳毛已经褪落,毛色呈现出一种初雪般的洁白。尽管它只有三四个月大,但已经显露出大得吓人的骨架。

在一个降下了大雪的初春的晚上,一群狼围住了营地,它们发出因为饥饿而更显得可怕的嗥叫。

母犬吠叫着冲了出去。整个夜晚,它守卫着羊群,不断地向那些企图攻击羊群的狼进攻,将它们驱赶远之后,再退回到营地里。

天将明的时候,母狗最后一次冲了出去,整整一夜只闻到羊味却没有吃到羊肉的群狼恼羞成怒,它们向母狗发动了致命的攻击。

天亮之后,塔拉走出蒙古包。在黑夜里,没有任何武器的他面对狼群什么也做不了。

在距离蒙古包不远的雪地,被爪印踩踏得一片狼藉,上面躺着已经死去的母狗和狼。

母狗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头草地牧羊犬的职责,最后,在与狼群的搏斗中死去了。

现在姆瑟成为营地上的牧羊犬了。

### 三、狼

成长为一头合格的牧羊犬,姆瑟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

它学会怎样圈回跑远的羊,把刚刚产下被母羊抛弃的小羊舔干净后叼回蒙古包。当它的身体越来越强壮时,它懂得如何利用宽厚的胸腔发出巨大的吠叫声,驱赶那些在地平线上垂涎羊群的狼。

没有人教它,这些是本能,是骨子里的东西。

它是一头蒙古草原的牧羊犬,是为牧羊、驱赶野兽而生的。

那天,姆瑟并没有觉得与往常有什么不同,非常普通的一天。傍晚,姆瑟和主人一起赶着羊群从草场上回来,在营地的边上找了个地方趴下,静静地看着从蒙古包里升起的炊烟。眼前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夏季草原,可以看到远方黄羊跑过山冈,那些俊美的影子像风中摇摆不定的鹰翼,在山丘上一闪即逝。

这是黄昏的金色草地。

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日子,不知不觉间姆瑟已经一岁岁了。这期间它随着主人一家搬到冬季营地,又搬回夏季牧场。在春天里它杀死了生命中的第一头狼。姆瑟没有费太多的力气,那是一头因为饥饿而虚弱得几乎头都抬不起来的狼。从那以后,姆瑟再发现偷袭羊群的狼时,最初面对野兽的战栗已经荡然无存,它开始冷静地追逐那些被饥饿逼疯的狼,以绝对的优势将它们扑倒,然后冷酷无情地将它们杀死。

车还没有出现,姆瑟已经凭借自己敏锐的听觉感觉到那种蜂群迁移般沉闷的轰响。它略感兴奋地向地平线上张望。两分钟以后,在草地的尽头拱出甲虫一样背壳光亮的吉普车,车窗反射的夕阳刺痛了姆瑟的眼睛。

偶尔路过这里的汽车,携带着陌生世界新鲜的气息呼啸而来,总是让姆瑟兴奋不已。姆瑟毫不犹豫地冲向从草地里驶来的越野吉普车。

也许是因为主人新选的这片营地邻近一条行将废弃的简易公路,每个月总有一两辆汽车从蒙古包前一两公里的地方驶过。有时,这些车会驶进营地,每当这些车也许只是为了取水而靠近营地时,都会招来姆瑟可怕的吠叫和攻击,当然最终姆瑟总会被主人制止。这次也不例外,当这辆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越野车小心翼翼地驶进营地时,姆瑟出其不意地扑过去,它向还在慢慢转动的轮胎恶狠狠地咬下去,橡胶在它的牙齿间发出咯咯吱



吱的呻吟。

主人已经跑了出来，牵住项圈将它拽到蒙古包前那根木桩旁，把铁链扣在了它的项圈上。

从车上下来的两个人像所有长途坐车旅行的人一样，下车的一刹那因为腿脚麻木动作趑趄，不过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冲着主人高叫“塞音白诺”（蒙语：你好）。在草地颠簸了一天之后，蒙古包里的奶茶对于他们来说具有足够的诱惑力。

姆瑟已经对这两个人失去了兴趣，两个陌生人进了蒙古包之后，它也把视线投向了远处的敖包山。在草地的尽头，那座神圣的大山如同一块正在熊熊烈火中熔化的金子。

每天归牧后，姆瑟经常这样神情恍惚地望着草地对面的绿色山冈。那里似乎并不遥远，但它从来也没有去过。有时，长久地观望黄昏夕阳下的山冈时，姆瑟会莫名其妙地产生某种被召唤的归属感，萌生出要去那里看一看的想法。但姆瑟也只是想一想，它没有时间穿过草地到那山冈下面看个究竟，每天忙着与主人一起出牧，回来之后又要看护羊群。在这没有畜栏的露天草地上，它是羊群唯一的护卫者，是这营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它温热的身体由母体脱落来到这冰凉世界的那一刻起，直到有一天在冥冥召唤之下走向草地尽头，它的一切都与这片营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但是，这种黄昏的遐想并没有影响姆瑟的嗅觉。风

从山上吹来，挟带着清新的气息，姆瑟觉察到随风而来的气味，像一根烧红的针刺痛了它，它不得不收回自己的目光。

在姆瑟拖曳着铁链腾越而起的同时，看到潜伏在距离羊群不远的浅草坑里一个灰色的影子。

姆瑟看到的一切验证了它的嗅觉做出的判断，那是一头狼。

它咆哮着想挣脱开紧紧缚在颈上的铁链。

主人从蒙古包里出来，也许听到姆瑟发出的叫声与迎接吉普车时截然不同。他挡住阳光向羊群的方向张望，并没有发现那头紧紧贴在地面上的椒盐色的狼。不过他还是解开了姆瑟颈上绷得笔直的铁链。

